

一名弱女子流落天涯，热情的海南古人，不仅收留了她，还教会了她制棉织锦，助其青史流芳。

日本众僧人船漂琼州，好客的海南古人，不仅美食相待，还派出兵士沿途保护，护其一路平安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即将召开，海南又将喜迎全球宾朋。那么，在历史上，海南古人是如何待客的呢？

大唐：“日本曹植”盛赞海南

“官僚参省设齐，施物盈满一屋。”这是日本真人元开在其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中，对海南人的宾至如归，写下的赞美之辞。

元开提到的“唐大和上”是谁？大名鼎鼎的鉴真也。唐天宝七年（748年）冬，日本僧人荣叡、普照，和东渡扶桑的鉴真等一行35人，在赴日途中遭遇台风，漂抵大唐延德郡宁远河口附近（今三亚一带）。延德郡别驾、冯宝与洗夫人的后裔冯崇债派兵四百多人，把他们迎进郡城，并供养了一年。之后，又亲自领兵，“自备甲兵八百余入”，护送他们北上。途经万安郡（今万宁）时，当地的大首领、亦为冯宝后人的冯若方，把他们迎入家中，供养了三天。而一直到了珠崖郡（今海口琼山），确保荣叡一行的平安后，冯崇债才带兵告别返程，“行到崖州界，无贼，别驾乃迥去。”

一行人等受到冯别驾的热情接待，难道是沾了鉴真的光？也不尽然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：冯崇债来迎接的时候，先问“弟子早知和尚来，昨夜梦有僧姓丰田，当是僧舅。此间若有姓丰田者否？”众僧回答说没人姓丰田，但是冯热情不减。

在珠崖郡，他们也受到了海南人的盛情款待。郡游奕大使（唐武官职务）张云出城迎接，“拜谒，引入。令住开元寺。”之后，当地官员轮流做东。张云更是亲手送上饮食，“自手行食，将优昙钵（无花果）树叶以充生菜，复将优昙钵子供养众僧。”而在当时，无花果可是稀罕物。至于其他的珍馐，则更令国际友人目不暇接，“彼处珍异口味，乃有益智子、槟榔子、椰子、荔枝子、龙眼、甘蔗、拘迦、楼头，大如钵盂，甘甜于蜜，花如七宝色；唐香树，丛生成林，风至，香闻五里之外；又有波罗捺树，果大如冬瓜。树似楂；毕钵，子同今见，叶似水葱，其根味似干柿。”好吃好喝的同时，客人们也发挥特长，帮当地修缮了遭遇火灾的大云寺。宾主尽欢之后，张云又派澄迈县令送来宾船上北渡。

元开，原名淡海三船，出生皇室，少年时曾服膺道璿（xu á n）大师而出家为沙弥，后接敕令还俗。道璿大师是唐代洛阳大福先寺僧人，比鉴真更早赴日传法。在道璿的亲自指导下，元开不仅深谙佛理，而且兼通儒学，诗文独步当时，有“日本曹植”的美誉。被他盛赞于史，唐代海南人的好客美誉，自然名扬天下。

当然，“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若是那豺狼来了，迎接它的有猎枪”。对于倭寇艇匪，咱们海南古人也是友敌分明。像清朝吏部郎中、文昌进士云茂琦，在告老还乡之后，就组织群众成立了安全社，抗敌御侮。



古人待客，很多时候是
一杯清茗宾主尽欢。

海南古人如何待客？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郑彤



鉴真和日本僧人登岸群雕。

宋元：“苏东坡们”乐不思蜀

对国际友人，古人以诚相待，对迁入谪客，他们亦不吝春风。

“我本儋耳民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……”或许苏东坡自己都未曾想到，他于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渡海南下时，在前人眼里“一去一万里，千知不还”的海南岛，不仅没成为他的“鬼门关”，还吃喝不愁、乡邻和睦，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写下了诸多海南人对其关照有加的诗文。

像在《被酒独行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》中，东坡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写黎族同胞和他的深情厚谊，但却通过描写黎家小朋友“总角黎家三小童，口吹葱叶送迎翁”的场景，见证了乡邻们的热忱。而在《和陶拟古九首》中，他又记录了黎家小伙送他吉贝布御寒的温馨，“黎山有幽子”“遗我吉贝布，海风今岁寒”。

好邻居有真情。苏轼谪

居儋州期间，和当地百姓该是亲如一家了。不然，他又怎会在祭祀灶王爷的前一天，便开始惦记着，第二天乡亲们肯定请他饕餮一番，“明日东家当祭灶，只鸡斗酒定膳吾”；不然，他又怎会在《别海南黎民表》后，加上一句“新酿甚佳，求一真理，漫写此诗，以折菜钱”，夸赞当地村民新酿的酒



苏东坡与海南当地百姓亲如一家。

明清：琼籍官员待客不铺张

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朋来八方，无奢更欢。

高朋满座，做东的海南人如何不失礼仪又不铺张扬厉？不妨“穿越”回大明中期，参加一场明代高官的家宴。

请客者是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、琼山进士邱濬，地点就在他京城的家中。弘治皇帝躬行节俭，大臣家宴自然不得超标。不过，这些丝毫不影响大家聚会的兴致。同为内阁大学士、后任内阁首辅的刘健，“领导优先”，以邱濬家中的梅花为题口占助兴。邱濬的门生谢迁、王鳌、陈縡也相继赋诗。令邱濬颇为得意的是，时任翰林院检讨的琼山人陈縡一诗走红，“东风昨夜到天涯，玉种移来宰相家。不是

此心坚似铁，雪霜枝上敢开花？”赢得众人称赞，称其是“吾辈畏友”，学问令人敬重。

到了清朝，更有云茂琦制定了迎来送往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不仅平时就十分节俭，要求“家常飨饭，只一荤一素，非款客不添菜”，所辖官员有事下乡“宁忍饥渴，断不受供应酒食”“出门亦不用茶担”；而且还规定了每逢盛节诞辰，不演戏，不宴请。从效果来看，这些举措并未影响他和客人的关系，每次迎客时，话题也颇多，“叙寒暄外，或讲论为人，或询采风风俗，或谈居官事宜，或询自己过失”。

文人相约，吟诗助兴自然高雅；官员相逢，求计问政话题共商。那么，农家待客无此可

不错，请村民送他几瓶，这首诗就当菜钱了；不然，他又怎会在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遇赦北归路过润州（今镇江）时，面对朋友“海南风土民情如何”的询问，给出了“风土极善，人情不恶”的好评呢？或许，北宋洪觉范在《冷斋夜话》中对苏轼客居天涯的“回访报道”，更能证明此情——儋耳百姓告诉他“东坡无日不想从，常从乞园蔬”。瞧，无论是东坡，还是儋州百姓，都没把对方当外人！

稽览史册，被海南厚待的“苏东坡们”何其多。且不说“天公见我流涎甚，遣向崖州吃荔枝”的北宋诗僧惠洪，“绝景胜游仍有伴，不妨流落在天涯”的南宋名臣李光，以及得到定安峒主帮助“为之出三百金以聘青梅”的元帝图帖睦尔。被赞誉“衣食我民真众母，千秋报赛奏弦歌”的元代黄道婆，亦抃风舞润受教海南三十余载呢。

的确，民风淳朴如斯，难怪众多来客，如清朝崖州学政、广东顺德人陈金锡，就直把此乡当故乡，“槟榔花放色更新，燕子呢喃亦可人。我正送春春送我，不知谁主与谁宾”……